

大字
足本

小倉山房文集

袁子才先生著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澄清堂稿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唐人祖籍慈谿幼有異稟年十二爲縣學生二十一在廣西巡撫金鉉署爲銅鼓賦援筆立成不加點竄銑愛其才會開博學宏詞科舉枚應詔入都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故事翰林習國書勿預漢文攷校掌院史文靖詒直奇其才命擬奏疏一通曰通達政體賈生疏也散館以未嫻清字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寧校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滿雪之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枚視案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汝了之乃盡去舊案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嘆賞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死一兵縛控舟子兼及客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慢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撻遣去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率衆劫之者枚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遏糴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上司歎賞枚得政體其敏而能斷類此初枚爲溧水知縣其父自廣西來慮枚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入署其後土人多以枚斷訟事附會爲小說迄枚僑居江甯山無墻垣數十年盜賊不忍攘其什物者其得民如是以母疾去官起復發陝西以知縣用丁父艱歸遂牒請養母卜築于江甯之小倉山號隨園聚書籍爲詩古文如是五十年終不復仕是時國家治安百餘年海內物力充裕江左當道政事多暇常開關延賓枚以山人預其遊排日燕

樂或慕其風流。爭致金幣。枚又崇飾池館。高低下。隨山結構。雜以五色雲母窗。絢爛巖谷。畜珍禽奇獸。張燈篋。動遊人自皇華使者下。至淮南賈販。多聞名造請交歡者。相國某柄政極豪侈。至命工圖繪其園。仿而作第。當世大僚有馳書甘贄門下者。一時名譽傾動四海。然枚談諧跌宕。自行胸懷。未嘗爲勢要牽引。年逾耳順。猶獨遊名山。嘗至天台雁宕黃山匡廬羅浮桂林南嶽瀟湘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竇。皆窮其勝。舟車所過。攀轅授館。疑古人復生。乃至道釋閨閣之能詩者。皆就質焉。枚長身鶴立。廣顙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鐘。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九十四而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一家怡怡如也。正家之法。井井如也。篤於故舊。嘗爲亡友沈凡民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編脩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立其孤。尤喜汲引後進。一時才士多出其門。嘗自稱吾之官不擇日葬。親徙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丐貸求索。而饋貽者四方不絕。不講學而神解超然。又自爲詩云。自歎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非虛語也。昔晉劉琨謂王濬性至通而自然有節。稽康稱阮裕傲然忘賢。而賢與度遇。忽然任心。而心與善游。枚其有焉。枚旣山居。年又最高。歷四朝。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諮諏其子孫僚友。各編次爲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足以裨益正史。更自言爲詩。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合唐音。又言詩人家數甚多。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募。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林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情韻。悱惻芬芳。非溫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不能。范蔚宗言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故其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撰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詩話尺牘說部之屬若干卷。以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二。先是枚自葬其親於所居隨園之西。百餘步。又營生壙以附之。旁則環葬奴婢工匠及隣人之無後者。纍纍數十塚。自言吾死不寂寞矣。嘗有術者推枚六十二而得子。七十六而下世。及得子如術者言。至七十六以爲當死。擬陶潛作自挽詩。及其年歲除。又作告存詩。

其曠達之致如此。二子曰。通曰。遲。通以弟子爲嗣。
舊史氏曰。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於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惜退而以文自見。然其成就
有足多焉。吾聞句金之間。號爲福地。世有異人。其身名俱泰。與陶宏景代興者矣。

隨園老人遺囑

遺囑付阿通阿遲知悉。我以八十二之年。遭百餘日之病。自知不起。故於嘉慶丁巳年閏六月十五日。將田產衣裘分單交代。只存隨園住房一所。田一百二十四畝。所以不分者。要留此園與汝兄弟同居。將我所住向南平屋三間作祠堂。供奉先祖神主。傍園之田作祭祀產。汝兄弟公收公分公用。須念我十三歲入學。十五歲補廩。家徒四壁。日用艱難。汝祖因叔父健磐公在廣西金撫軍幕中。與我二金。託柴東升先生帶至江西高安署中。借我十金。坐倒划船到廣。受盡飢寒。時乾隆丙辰端午前一日也。叔父一見怫然。道汝不該來。我惶恐無錯。不料次日引見金公。蒙國士之知。非常矜寵。留住三個月。保薦博學鴻詞。送銀一百二十金。遣人辦裝護送至京。此六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也。廷試報罷。落魄一年。蒙王星望趙橫山兩太史薦至楮中堂府上。訓蒙捐監進場。鄉會試出四川朝林鄧遜齋先生。常熟蔣文恪公兩房師門下。乾隆四年。蒙皇上恩點入詞林。以年少故。派習清書。同年現在者阿廣庭公相已逝。者常州相國程文恭公。景伊。番禺協辦莊滋圃亞相有恭。蘇州禮部尚書沈文恪公。德潛。江西工部尚書裘文達公。曰修。廣東巡撫李端敏公。湖皆一代名臣。宋張乖崖云。吾榜中得人最多。洵不誣也。乾隆七年。我散館外用。宰溧水。江浦。沐陽。江甯。四任其六年。蒙總督尹文端公保薦高郵州知州。部駁不准。我心不樂。適老母患病。遂乞養歸山。除清俸盈餘外。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誌。送至千金者。董怡亭觀察世明。鮑肯園參議志道之重文墨。亦難得也。東坡先生云。一生不得文章力。豈其然乎。因之總算田產及生息銀幾及三萬。非我初心所望。亦汝二人修來之福也。且喜汝等俱各恂恂本分。似能守其家業。我心甚喜。所未能忘情者。隨園一片荒地。買價甚廉。我平地開池沼。起樓臺。一造三改。所費無算。與我貧賤起家光景相似。奇峯怪石。重價購來。綠竹萬竿。親手栽植。又頗能識古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鑄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

雕甍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爲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也。當時結撰一片精心。談何容易。吾身後。汝二人能灑掃光鮮。照舊度置。使賓客來者見依然如我尙存。如此撐持三十年。我在九原亦可瞑目。此後付之悠悠。不但我不能知。卽汝等亦未必知。達人見解。所不必再計者也。瑤坊門外有三妹陶姬墳。與老友沈凡民先生之墳相近。每年無忘祭掃。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有曾祖祖父墳。墳親霍姓。尤須親往祭奠。傍有姑母沈太夫人墳。我年八歲。祖母猶抱臥懷中。沈姑母教之讀書識字。料理起居服食。今遠隔天涯。不得年年到塋。奠一滴酒。清夜思之。凄然泣下。我替汝二人娶婦在故鄉者。專爲此也。隨園文集外集詩集及尺牘詩話時文三妹詩同人集子不語隨園食單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賣。各省計開。汝等酌量分計。甯缺毋濫。凡關涉貴人大位者。用淡紅紙小字寫計。不可用素紙。其餘平行用小古簡最雅。用大紙便市井氣。南京惡習。以負販商賣公然發帖。請長者貴人陪弔。汝二人萬勿爲之。只擇我生平相好三四人。開弔兩日足矣。既有吳太史所撰本傳。不必再用行述。來弔者各送一本入殮。沙方棺木。蟒袍補褂俱已端整二十餘年。卽汝母身後衣衾棺木都係同時製就。柩停小倉山房正廳。古禮云。士三月而葬。過百日卽須歸土。墳在百步之內。葬費可照我葬汝祖父母之舊簿。兄弟公攤五十金可辦。我不敢厚過先人也。但題一碣云。清故袁隨園先生之墓。千秋萬世必有知我者。白布孝堂及汝等夫婦孝衣我先爲製就。如今冬我尙存。必在去年所築大壙中親辦兩穴。恐屍硬不便著靴。有極華刺繡朱履一雙。白綾襪一付。可用更有切囑者。阿通性躁。躁則虎頭蛇尾。作事難成。阿遲性狷。狷則踽踽涼涼。無人幫助。二人須自知其短。亦古人佩韋佩弦之義也。我門生遍天下。然在金陵待我最厚者。惟方甫參。其人正氣有身家。有見識。有情分。汝等平日背後亦頗知推重。我身後尤宜靠傍。諸事請教而行。無錯誤。至於誦經念懺。做七營懺。我生平所最厭者。汝可告諸姊妹。來祭我一場。我必享受。哭我一場。我必悲感。倘和尚到門。木魚一響。我之魂靈必掩耳而逃矣。於汝安乎。

田產萬金。餘銀二萬。現交親友汪芝圃方甫參諸君生息。或放或收。此時不能分拆。但有帳簿在汝母處可查。其他書畫圖章法帖。恐我尚有出陳易新之事。俱事載分單內。待將來立簿分拈。此外尚有餘銀。留作身後遺念者。家中女兒子姪門外故舊門生。鄰佑家奴總甲二排。另有清單交付。薄乎云爾。聊表此心。慚愧慚愧。再我一生著述。都已開雕。尚有隨園隨筆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來。因而不止。他日汝二人行有餘力。分鈐刻之。定價發坊。兼可獲利。

右先大父遺囑。當日吾父吾叔各自手錄一紙。敬謹收藏。傳之諸兄。及吾經亂遺失。幸姪夫潤處尚有抄存原稿。亟命敬錄付之手民。增拓多紙。以便分給諸姪孫輩。藉永流傳。免虞毀失。噫。此囑迄今幾及百年。音徽雖遠。警效如存。獨憾隨園鞠爲茂草。撫今追昔。能無感慨係之光緒十有八年壬辰大暑節。孫祖志敬識於楊柳樓臺。時年六十有六。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敘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後序

初先生以制舉文震海內。後生小子爭摹倣句調。以弋科名者。如操券取也。惟穀芳爲童子時。頗不以先生文爲然。逮乾隆癸酉。館金陵。謁先生於隨園之小倉山房。每談及時義。卽歉然以少年刊布。流傳爲悔。而深以予之不然。其文者爲知己。於是驚歎先生之虛懷好學。不可及。而世之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其必爲先生之所唾棄也久矣。時先生正以詩古文詞樹壇坫江南。欲收致四方才俊士。與之共商史漢文章之正統。而外間科舉之說盛行。徒知有先生之詩文而已。不知有古文也。其或借先生爲聲援者。亦徒知有先生之詩而已。不知有古文也。而於舉世不知之時。又惟穀芳知之最早。而好之也爲尤篤。卽穀芳之好古文。而敢執筆以爲之也。亦實因先生之教。而後毅然不搖於俗見。至於今蓋二十有一年矣。然則先生之文集。穀芳烏可以無言乎哉。蓋嘗論文章之道有三。曰理學之文。曰經濟之文。曰辭章之文。所謂理學者。非皮傳儒先。空談性命。亦非綴緝訓故。注疏之瑣瑣者。相考證已也。其所謂經濟。又不得以浮誕無實。坐而言不克起。而行者當之。至於辭章。則亦必有物有序。而誇富麗矜淹博者。不與焉。子觀古今以來。其有兼三者而一之之人乎。無有也。乃今讀先生之集。而知其爲信能兼之者矣。疑者曰。隨園之辭章。不必言。經濟尙可於其吏治信之。若目以理學。毋乃阿所好而失於誣乎。予曰。不然。夫言必求肖於周程張朱。而后爲理學。噫。此世之所以多僞君子也。隨園於同時之講經。而株守漢學。見與是講道而虛崇宋儒。見與是必爲文以開之不遺餘力。俾支離穿鑿。迂闊無用之學。自呈其僞。以不使溷吾學之真。故其見於文者。無一字及於經。而無非經之精華也。無一字及於道。而無非道之充實也。誠諸中者。形諸外。噫。夫豈可以襲而取與。故予因其文。而審其爲人性情脫灑。和而不流。非卽周茂叔之吟風弄月者乎。早年高隱。不慕榮進。而又篤於友誼。不以窮通生死易心。卽尹和靖之奉母終身。蔡季通之爲友遠謫。何異焉。凡此皆著於諸論著。

中。讀者試一一按而求之。當知隨園之學與年俱進。而德亦與年俱劭者。固非昔日所聞風流才子之隨園。而真爲今日兼理學經濟辭章而一之之隨園也。然則予之言。豈有阿乎。彼猶以爲阿者。必前之徒知有先生制舉之文者也。不知先生者也。不知文者也。并不知予非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也。然則予之言。亦惟先生知之而已。宣城宗後學穀芳。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旨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秦華恆衡嶽。厥後豈無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聞久寥閤。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卽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異績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矻矻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掃徐庾空。詩集別專行。受梓尙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十年玉。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尙恐諛墓難爲雄。書則儷歐陽。纏綿罄深衷。上規大府下勗友。閭閻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誇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虛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癰。析弊到秋毫。鑄鼎稱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官。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聾兼磨礱。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鸞鸞鳴梧桐。體裁茂密固閎瞻。未免褻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挹賈鄭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濟。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海鶴定。眞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苑譬合樂。諸子一器公黃鐘。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懷蔣詒。首先寄示煩郵筒。賤子款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攝光熊熊。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瑣瑣攜之竟出不返顧。荊州借得還無庸。韓文舊本共寶惜。枕祕吾可驕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煮。賴挾此卷忘殮糝。佛燈將燼漏四鼓。兀坐據案方呻吟。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冥。驅轡徑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胸。年家子萬應鑾。

讀隨園文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顰。豈不皮博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流手搢捫。天結地搆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烈困屢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伏頻。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清。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日遵。緊嚴峭潔荆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縑緞。繅練絲沃盥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勸。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館後學蔣士銓題。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敵。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之。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難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塘令。清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種者。如李鈺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澤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司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

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本朝論。當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戡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却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却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一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寇廬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常間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鄧云云。皆省却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尙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聞之官名地名。皆省却數字。

一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嫌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鹽法議。有腳價脚錢之稱。歐公會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充衆準雇。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尚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關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黃梨洲言行狀爲請諡。而作者不書子女及諡法。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諡之狀久不行矣。唐宋諸大家

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諡法者。合從之。

一滿州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鎮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驢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倣此例。閣峰尚書師健中丞。本富蔡氏。故均書富蔡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溯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爲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秦始皇本姓嬴。生於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修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爲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碑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於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家銘云。有朱墨圈者。疑卽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爲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蹈謗癡符之誚。第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篇皆連屬成文。今旣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則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爲篇。亦用今法。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於後。始於韓文公。宋元人有自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署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己見者。拘士頗以爲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及考其行。乃與流俗無異。又曰。今上智之士。譬效偶異於聖人。卽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一 賦雜著

長沙弔賈誼賦

青山招主人賦

老而無子賦

原士

曹黃門先生像贊

卜式司馬相如贊

儉戒

釋名

不繫舟賦

秋蘭賦

山問

子產不毀游廟頌

朱桐贊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

嚴蔽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卷二 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卷三 神道碑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和碩簡親王碑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愨公神道碑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六保黃公神道碑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江蘇巡撫徐公雨峯神道碑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卷四 墓志銘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海州州同王君墓志銘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志銘

李訥菴先生墓志銘

江寧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卷五 墓志銘

虞東先生墓志銘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